四庫全書

子部

儼山外集卷二十九

明 陸深 撰

論述下

臣深釋曰道無精粗法有倫要故析為下篇並皆奇文奥義可以考見古今之物情習俗葢有神明之道焉各仍舊篇故曰論述

楊時求仁齋記畧

吾邑距中州數千里之遠舟車不通縉紳先生與一時懐徳秉義之士足以表世範俗者皆無自而至士之欲為君子者何所取資耶故後生晚學無所窺覦游談戲謔不聞箴規切磨之益同則嬉狎異則相訾至悖義踰禮而不悔雖英材異禀間時有之亦不過誦六藝之文百家之編為章句之儒釣聲利而已一日衒鬻而不售則反視平昔所有皆陳腐剽剥無所用之往往轉而易業者十嘗六七此與屢夫販父積

百貨坐市區逐什一之利流徙無常者何異耶予嘗悼之又竊自悲其力之不足欲逃此而未能思得吾黨之士柔不溺于隨剛不憤于慾者相進於道庶幾少激頹俗今吾子乃能經營於此以教學為事是真有志者哉

臣深謹案楊時字中立宋徽宗時人世稱龜山先生今之延平府將樂縣人也程門高第弟子贈將樂伯宋史有傳我朝從祀夫子廟

庭臣至延平訪其遺文讀之首録此文以寓

世道之感

朱熹余龍山文集序畧

熹少時猶頗及見前輩而聞其餘論覩其立心處已則以剛介質直為賢當官立事則以彊毅果斷為得至其為文則又務為明白磊落指切事情而無含糊臠卷睢盱側媚之態使讀之者不過一再即曉然知其為論某事出某策而彼此無疑也近年以来風俗

一變上自朝廷縉紳下及閭巷韋布相與傳習一種議論制行立言專以醞藉襲藏圓熟軟美為尚使與之居者窮年而莫測其中之懷聽其言終日而莫知其意之所鄉回視四五十年之前風聲氣俗蓋不啻寒暑朝夜之相反是孰使之然哉觀於龍山余公之文者亦可以慨然而有感矣

臣深聞之唐臣劉禹錫曰文章與時高下豈不信哉今世論文章之弊者必曰晚宋晚宋

云葢言文既獘而宋亦晚矣嗚呼可不懼哉可不懼哉觀於文公所稱四五十年前正當龜山之時又觀龜山前所云者習俗已自變矣宋之盛時可想見也臣於時事頗有所感故知文體所繫大矣

唐庚辨同論畧

道至於聖人極矣豈容復有異乎然禹之措置如此湯之措置如此文武周公之措置則又如此使數聖

人比肩而事主交臂而共政則論事之際吾意必有同異者矣寧能盡合乎是猶有辭焉曰時不同也若諸子之論性豈復繫於時哉而孟子之説如此荀子揚子之説則又如此使數人者比肩而事主交臂而共政則論事之際吾意其必有同異者矣寧能盡合乎是亦有解焉曰師友有不同也若子夏子游曾子子張之徒則又將安所諉哉皆出於周末不可謂之異時皆受道於洙泗之間不得謂之異師講業請益

周旋出處奔走憂患葢無適而不同者凡數十年不得謂之異友而論交論學如黒白之相反方圓大小之不相及也此復何哉說者以為孔子歿學者無所統一使夫子在學者宜不至此然吾聞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之所謂是卒而非之曰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此一人耳而有所謂昔日之言有所謂今日之言者而况於衆口乎是以先王知羣言之不可一也因使人人得極其説而不以同異為誅

賞公卿大夫之出於斯時者亦人人各薦其所聞而不以同異為喜慍何者閨門之内父子兄弟相與言而有可有不可筮人布著卜人引龜而參之一從一不從故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寧可罪哉令為申商之學則不然以謂同心同德者周人所以興離心離德者商人所以亡刑賞生殺足以整齊天下而不塞異議之口則非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噫古之所謂同心同德者果謂此耶吾不忍聞是說矣周公之時

朝廷之士不為少矣而東征之議書稱十夫予翼則同者寡而有不同者衆矣豈皆小人耶豈皆誅之耶夫以周公之權而十人者助之其勢足以誅鋤羣臣之異已者為有餘矣鼻息所向天下其孰敢違然近於人情通於物理忠於王室而推至公於天下者終不肯為此何則駕馭羣臣正恐其雷同耳奴婢同則家道危臣下同則人主孤人主孤而天下之釁可勝諱哉古人所以貴和而賤同者慮此

臣深謹案唐庚字子西蜀宋時人而文亦雄健條暢臣每愛之殆不下蘇氏兄弟也

劉更生災異封事畧

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来儀百獸率舞四海之内靡不和寧文武周公崇推讓之風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自此之後天下大亂春秋之世災異並起禍亂輒應弑君亡國不可

勝數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　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寛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淆白黑不分邪正雜揉忠讒並進轉相是非毁譽混亂所以熒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為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叢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輳

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原其所以然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否者閉而亂也泰者通而治也詩云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

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
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
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
宦於秦魯君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
大亂汙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
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
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返
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

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謅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昔孔子與顔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臯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彚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

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訿訿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今以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歴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

放逺邪佞之黨壊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别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

臣深始至延平偶得漢書舊本一冊讀之因節此文幷正家疏畧之自此已後則隨所得入録矣

匡衡論治性正家疏畧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葢受命之王務

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襃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 聖德天覆子愛海内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

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

顧　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

之心大雅曰無忝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

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

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

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彊其所不足蓋聰明疏

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彊者

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

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 戒所以崇聖德

韓愈柳宗元墓誌銘畧

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彊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

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

富弼辭樞密副使奏畧

臣執性至愚惟道為務不是飾讓亦非好名美禄高官人之所欲但看事理有可受與不可受爾苟無後悔受之無疑禍若相隨以死不受今北方雖暫通和向去事未可知臣若受賞恐他日復有變動朝廷責

使人冐賞之罪臣斷不敢避斧鉞之誅設或朝廷謂使人只是幹一時之事後來不可加責且恕重誅其如天下公論亦不肯放臣矣畏懼公論甚於斧鉞臣所以累次不敢受賞功之命者實欲逃他日斧鉞之責公論之逼也

蘇軾上神宗書畧

臣之所欲言者三願　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主之所恃者人心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是

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為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

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徳之淺深而不在乎彊與弱歴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徳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徳誠淺風俗誠薄雖彊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君

知此則知所輕重矣夫國之短長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尫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亡若元氣猶存則尫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故臣願　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顧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試之效一則使其更變而知

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積勞而後遷則人各安分令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沈淪為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

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

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聖人深意流俗豈知蓋臺諫未必皆賢所言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典禮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

時臺諫以死爭之令者物論沸騰人怨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兹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為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

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懐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為過是以知為國者平居必當有忘軀犯顔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

陳瓘論蔡京疏畧

自古為人臣者官無高下干犯人主未必得禍一觸權臣則破碎必矣或以為離間君臣或以為賣直歸怨或託以他事陰中傷之或於已黜之後責其怨望

此古之人所不免也

蘇轍快哉亭記畧

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

劉摯分析助役論畧

近歲臺諫官疊以言事罷免豈其言皆無補於事與豈皆顧為訐激險直之語以自為名而潔去與嘗以謂欲言政府之事者其譬如治湍暴之水可以循理

而漸潰之不可以隄防激鬬而發其怒不惟難攻亦
為患滋大故臣自就職以来切慕君子之中道欲其
言直而不違於理辭順而不屈其志庶幾愚忠少悟
天聽而亦不敢悻然如淺丈夫以一言一事輕決去
就致聖朝數數逐去言事者而無所裨補思以上全
國體而下亦庶幾能久其職業而成功名兩月之間
纔十餘疏其言及助役法者止三疏耳當天下多事
之時而臣言簡緩又不足以感悟則其負　已多

矣不意大臣之怒臣至如此

張舜民史説畧

韓退之潮陽之行齒髪衰矣不若少時之志壯也故以封禪之説迎憲宗又曰自今請改事　觀此言傷哉丈夫之操始非不堅誓於金石凌於雪霜既而怵於死生顧於妻孥罕不回心低首求免一時之難者退之是也退之非求富貴者也畏死爾故善為國者如農圃然初則養育其材勿使之夭折終則將就

其美勿使之摧折君臣相成同底于道顧必使之至於盡歡竭忠之地亦何有哉唯樂天則不然知其不可為而一切舍之危行而放其言懷卷而同其塵可謂晦而明柔而立者也故終其身而不辱

崔鶠楊嗣復論畧

氣類所合物莫能間君臣相與必有所謂合者君子不之察欲彊以口舌折姦人之鋒勢必不振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一也人情逆之則怒順

之則喜毀之則怒譽之則喜小人性便談佞志在詭隨而君子任道直前有犯無隐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二也君子正直是與不妄説人而小人竊爵禄以植朋黨竭智力以市内援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三也君子難進而易退小人易進而難退易進則常在上以制人難進則常在下而為人所制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四也君子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虐幼賤不畏高明而

小人之於人失勢則鼠伏以事之得勢則虎步以陵之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五也君子窮則以命自安而不尤人達則以恕存心而不害物小人在下則不安而懷毒以伺上居上則快意而肆虐以害人此小人所以常勝而君子所以常不勝六也君子一有不安於其心則畏君畏親畏天畏人而小人欲濟其姦則欺君欺親欺天欺人無不可者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七也君子勵廉節崇

名譽小人苟獲其欲則天下賤之而不羞萬世非之而不辱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八也君子所言欲訥於行欲敏有過則改見義則服而小人矜利口以服人喜姦言而文過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九也天下善人少不善人多故君子為國求人難於選拔而凶邪一嘯則千百為羣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十也君子不念舊惡以德報怨而小人忘恩背義至以怨報德此小人所

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十一也君子有若無實若虛有功不矜有善不伐而小人無而為有虛而為盈露巧而揚能矜功而賣善以惑時君以冀徼倖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十二也君子小人之不敵亦明矣

唐庚察言論畧

古之人臣抵掌緩頰說人主以用兵者其言未嘗不引義慷慨豪健俊偉使聽者踴躍激發奮然而從之

至考論其心則有為國計者有為身謀者是不可以不察也今夫戰則除害於時不戰則遺患於後此有必勝之勢彼有必敗之道思慮深熟利害之形了然於胷中知其決不誤國而後為之若此者為國計非身謀也張華裴度是已天下既平謀臣宿將以僥就第杜門却掃無所用其奇則瞋目扼腕爭為用兵之說庶幾有以騁其智勇而舒其意氣若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臧宫馬武是已國家無事貪財嗜利之臣

無所僥倖則必鼓倡兵端以求其所欲兵革一動則金錢貨幣玉帛子女何求而不得若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陳湯甘延壽是已官崇祿厚無所羨慕惴惴然唯恐一日失勢而不得保其所有則必建開邊之議以中人主之欲以久其權若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楊國忠是已前侯故將失職之臣負罪憂畏思有以撼動其君則爭議邊功以希復進若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竇憲是已古之人臣逆節已萌而功效未

著人心未服則未嘗不因戰伐之功以收天下之望
若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桓温劉裕是已

儼山外集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儼山外集卷三十

明　陸深　撰

蜀都雜抄

蜀人多竒姓今百家姓以為出於宋朝故首以趙錢孫李尊國姓也我朝千家姓亦以朱奉天運起文然未見有天姓者而蜀姓或有出於二家外自魏晉以來取才於門閥故姓氏尤重唐重八姓論相於此至不

許與他姓為婚姻自八姓而下凡有三百五十姓宋嘉祐中亦有千姓編鴈門邵思撰姓解則分為一百七十門至有二千五百六十八氏漢潁川太守聊氏復有萬姓譜古姓之存於今者鮮矣按左氏因生賜姓胙土命氏以字以謚以官以邑才五者而已

峨眉山本以兩山相對如蛾眉故名字當从虫不當从山

月竹嘉定州之産每月生笋

吾郡松江本緣淞江得名其地下每有水災乃去水而作郡吳淞江今吳江寶帶橋一路是已亦名松陵眉州有江亦名松江即蜀江分派過州城與醴泉江合

嘉靖十五年丙申二月二十八日癸丑四更點將盡地震者三初震房屋有聲雞犬皆鳴隨以天鼓自西北而南後數日得報惟建昌尤甚城郭廨宇皆傾死者數千人都司李某亦與焉

蜀都大抵雨多風少故竹樹皆修聳少陵古柏二千尺

人譏其瘦長詩固有放言要之蜀產與他迥異若謂栢之森森者惟蜀為然所謂喬木如山者亦惟蜀為然

楊柳多寄生狀類冬青亦似紫藤經冬不凋春夏之交作紫花散花滿地省衙前有數株冬月望之榮枯各異

峨眉山周迴千里高八十里中有光怪每天晴雲湧浩若銀濤其光五采如輪俗云佛見是巳夜半有光熠

熠來自天際者又謂之聖燈光相寺在大峨絶頂登其處遥望西天見雪山一云有小鳥如鷦鷯鳴類人言一云白水躡其巔六十里

峨眉古今之勝境也山中光怪若虹蜺然每見於雲日映射之際俗所謂佛光者是已予自陝入川巡撫陝西黄都憲臣伯鄰為予言曩為川轄時親登其上觀佛光光未發時有鳥先飛過若言施主發心菩薩來到光既散復來作聲施主布施菩薩去了又拾藏山

中白石大小皆六稜照燿有光采疑光恠即此石所為也理當或然但鳥聲何為者耶近余編修承勳懋昭為余言嘗從楊修撰慎用修兩宿其上登絶頂亦見光具五色俯視在雲壑中其言白石與黄都憲同惟云鳥聲只三字若言佛現了其鳥類雀而稍大只有三枚别無種類三鳥飛入佛殿中嘗就僧食但不見有長育耳佛殿自西望見三峯插天皆積雪如銀每日下峯頭則殿中燃燈云此西域崑崙山豈所謂

日月相掩映為晝夜者耶夏日從北峯西下冬日從南峯惟春秋之間從中峯下不爽云西域去此尚遠恐目力難及今省城西望亦有雪山聳出晴霽時可見疊茂才三百里爾宋田錫賦詩云高高百里作一盤八十四盤青雲端豈以至高求至高耶東坡亦云峨眉山西雪千里今峨眉當省城南東三百餘里而城樓登望不及要之言八十里六十里者近是

同年安給事磐字公石作州志亦云有白石如泰山之

狼牙上饒之水晶之類置之日隙則有五色光日中則無僧曰佛現者此也予近覓視之大類水晶

嘉定高任說禽言亦云施主佛現施主請回

央江縣之伏龜山有仙掌洞今稱紫府洞是已其山雲常五色黃色居其中亦佛光之類耶

蜀中山水稱嘉定自古名人寓居其間漢則揚子雲晉則郭景純唐則李太白宋則蘇東坡黃山谷晁公武咸淳間文尚忠字敦詩隱居央江愛邑西江山之勝並

大觀堂築二亭前臨翠嶺下瞰大江暇則挈鮮治具招避地名勝相與登臨觴咏為樂

五塊石在今萬里橋之西其一入地上疊四石俱方或云其下有一井相傳以為海眼其南即漢昭烈陵予疑是當時作陵時所餘嘉定州之金銀岡亦有所謂

五塊石

黎州安撫司内小廳東有梨樹一株高九丈圍九尺州人取其枝以接果豈黎以梨名耶州人呼為三藏梨

相傳為唐僧西遊植棃杖於此曰他日州治在此恐非實事古稱棃杖棃即苜蓿養之歷霜雪經一二歲其本修直生鬼面可杖取其輕而堅非梨木也

嘉定州有鳥一名山和尚一名雨道士堪作對偶

大藏西域記云阿耨達池在香山之南大雪山北周八百里東南流入海者曰殑伽河西南流入海者曰縛芻河西北流入海者曰徙多河又潛流地下出積石山東北流入海者為中國之河源阿耨達華言無煩

惱似指所謂星宿海者殑伽華言天堂縛芻華言青
徙多華言冷
梵文甚細如敘果有五棗杏等謂之核果梨柰等謂之
膚果椰子胡桃等謂之殼果松子栢仁等謂之檜果
大小豆等謂之角果核殼易解膚皮膚可啖也角華
言亦稱豆角惟檜頗與按字書空外反麤糠皮謂之
檜豈取義華梵不能無相通云
金王予可南雲咏西瓜云一片冷裁潭底月六灣斜捲

隴頭雲又在元世祖前矣

深淘灘淺作堰六言石刻在灌縣相傳以為秦李冰鑿離堆以利蜀時所為此恐後人所為非古詞也至於節宣水利無過此言

蜀城謂之芙蓉城傳自孟氏今城上間栽有數株兩歲著花予適閱視見之皆淺紅一色花亦凋瘵殊不若吳中之爛然數色也

支機石在蜀城西南隅石牛寺之側出土而立高可五

尺餘石色微紫近土有一竅傍刻支機石三篆文似是唐人書跡想曽横置故刻字如之事本荒唐此石蓋出傳會然亦舊物也

天涯石在城東門内寳光寺東之側有亭覆之舊志以為在寧川衛李小旗家問之蜀人莫詳所始意亦萬里橋之類行旅之人志遠也石首鋭而微頎爾

日行黄道月行月道月道交絡黄道外十三日有竒而入經黄道謂之交朔凡月之行歴二十九日五十三

分而與日相會謂之合朔

李侍御鳳翱號五石其居近五塊石故云予問成都石筍遺跡五石指五塊石是也與少陵所賦石筍行不肖又云五塊爲南筍天涯石爲北筍云

永嘉林石介夫婆娑泉石間作萱堂以養母客至竹床瓦豆具酒歡延之佳山水無不到獨不到郡縣

宋寧宗嘉定十三年興元軍士張福與其黨莫簡作亂以紅巾爲號

予嘗欲取今之州縣推而上之以會于禹貢之命名因以著古今離合遷改之實為一書宋浦江倪朴文卿嘗作地輿會元志四十卷惜當時以布衣著書力不能傳其自叙有曰今學者大抵急於利禄而專務於時文故不識者不肯目而識者未暇觀也其言亦可悲矣

撫州出兩大儒前有王荆公安石後有吴文正公澄向使荆公無熙豐之事文正高不仕之節皆程朱等輩

人也荆公值宋祚將衰故釀禍多文正當元運方隆故享福盛此士難以成敗論也

范文穆公成大當宋孝宗時起祠知處州陛對論力之所及者三曰日力曰國力曰天力今盡以虛文耗之不知一時所指者何事後世讀之令人有流涕者

進宋史表或云歐陽玄所為最警策者是聲容盛而武備衰論建多而成效少不若議論多而成功少差為渾成至齊亡而訪王蠋乃存秉節之臣楚滅而諭魯

公堪矜守禮之國溫厚典雅之旨尤為藹然一時史官若張翥吳當號稱博洽而危素亦與焉

姚牧菴燧送暢純序稱先師賞其辭而戒之曰弓矢為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待其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釣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其論極為痛切牧菴嘗受業劉靜修先師必靜修今文集中無此議論

岷嶓潛沱之義難解今蜀山連綿延亘凡居左者皆曰岷右者皆曰嶓凡水出於岷者皆曰江出於嶓者皆曰漢江别流而復合者皆曰沱漢别流而復合者皆曰潛恐屬方言爾故岷謂之汶今汶川是也漢謂之漾或謂之沔或謂之羌今沿漢水而東有寧羌州有沔縣又東有洋縣即古洋州也洋漾聲相近豈皆得名於漢水云

按華陽國志云漢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氐道漾山因名

漾禹貢流漾為漢是也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白水經葭萌入漢始源曰沔故曰漢沔

楠木材巨而良其枝葉亦森秀可翫成都人家庭院多植之有成行列者其枝葉若相迴避然謂之讓木文潞公詩所謂移植虞芮間者以此

成都學宮前綽楔題曰神禹鄉邦予始至視學見而疑之昔堯舜禹嗣興冀為中州兩河之間聲教暨焉而輿地尚未拓也後千餘年而周始有江漢之化至秦

盛强蜀始通馬彼所謂蠶叢魚鳧鼈靈望帝者文物未備且在哀周之世蜀之先可知也禹都在今之安邑鯀實四嶽封為崇伯崇今之鄠縣其地遼絶何得禹生於此乎新志亦以此為疑問之人士皆曰禹生於汶川之石紐村禹穴在馬檢舊志稱唐元和志廣柔縣有石紐村禹所生也以六月六日為降誕云是葢幾於巫覡之談至宋計有功作禹廟碑始大書曰崇伯得有莘氏女治水得天下而禹生於此其言頗

為無據有莘氏於鯀亦不經見按莘今之陳留與崇近鯀娶當或有之鯀為諸侯厥有封守九載弗績多在河北今諸處之鯀城是已安得治水行天下乎又安得以室家自隨荒裔之地如石紐者乎予益疑之雖有功亦曰稽諸人事理或宜然蓋疑詞也此必承元和志之誤而後說益紛紛矣此雖於事無所損益而蜀故不可以不辨按揚雄蜀都賦止云禹治其江左思三都所賦人物奇若相如君平文若王褒揚雄

怪若萇弘杜宇僭若公孫劉璋皆列獨不及禹生耶至宋王騰不平左詞作賦致辨頗極辭鋒亦云岷山導江歷經營於禹蹟其後云鯀為父而禹子此概人倫之辨爾亦不言禹所生也又按華陽國志載禹治水命巴蜀以屬梁州禹娶於塗山辛壬癸甲而去生子啟呱呱啼不及視三過其門而不入室務在救時今江州之塗山是也帝禹之廟銘存焉志作於晉常璩可謂博雅矣況留意蜀之材賢然亦不云禹所生

也今徒以石紐有禹穴二字證之又安知非後人所
為耶禹穴實在今會稽窆石在焉古稱穴居衆詞也
禹平水土時已為司空恐不穴居今言穴蓋葬處非
生處也古今集記則云岷山水源分二派正南入溢
村至石紐過汶川則禹之所導江也由是言之石紐
蓋禹蹟之始而非謂禹所生也又按塗山亦有數說
江州今重慶之巴縣有山曰塗鳳陽之懷遠古鍾離
也自有塗山啓母石在焉江州治水所經鍾離帝都

為近未知孰是蘇鶚又云塗山有四皆禹跡也併指會稽與當塗云宋景濂遊山記甚詳然亦不能決孔安國曰塗山國名非山也史記所載啓禹之子其母塗山氏之女又似姓氏猶司馬氏歐陽氏之謂恐亦非國名也聊附所疑於此

嘗聞前輩云本朝國體與前代不同者三事其一指邊隘以為不可一日忘備漢唐故事但防守境內而已

近得户部移文開稱宣府歲用銀九十二萬五千九

百餘兩大同歲用銀九十九萬二千四百六十餘兩遼東歲用銀三十九萬四千八百七十餘兩延綏歲用糧料五十二萬一千三十六石零寧夏歲用糧料五十三萬四千二百五石草三百九十三萬九千六百餘東甘肅歲用糧料六十九萬七千六百零草五百二十萬三千八百五十四東大約歲費四百餘萬而隨時用兵不與焉今上大工之費近得工部總計九百餘萬只大木一項四川已用九十萬尚須九十

萬可足川之民力可念也

貴州金竺長官司有僧寺曰羅永菴有一僧題二詩於壁間曰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山漏無聲水自沈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閱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黄屋寄團瓢南來瘴嶺千層迥北望天門萬里遥款段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衮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羣烏早晚朝人知為建文

君僧遂避去其詩至今留菴中衛方伯正夫傳其事漫記之以備一說

儼山外集卷三十

儼山外集卷三十一

明 陸深 撰

古奇器録 附江東藏書目録小序

開元中張説為宰相有人惠説一珠紺色有光名曰記事珠或有闕忘之事則以手持弄此珠便覺心神開悟事無巨細涣然明曉一無所忘説秘而寳之

龜兹國進奉一枕其色如瑪瑙温温如玉其製作甚樸

素若枕之則十洲三島四海五湖盡在夢中所見𤣥宗帝因名為遊仙枕後賜與楊國忠

内庫有一酒盃青色而有紋如亂絲其薄如葉於盃足上有縷金字曰自煖盃上令取酒注之温温然有氣相吹如沸湯遂收於内藏

開元二年冬至交趾國進犀一株色黄如金使者請以金盤置於殿中温温然有煖氣襲人上問其故使者對曰此辟寒犀也頃自隋文帝時本國曾進一株直

至今日上甚悦厚賜之

太白山有隱士郭休字退夫有運氣絶粒之術於山中建茅屋百餘間有白雲亭煉丹洞注易亭修真亭朝玄壇集神閣每於白雲亭與賓客看山禽野獸即以槌擊一鐵片子其聲清響山中鳥獸聞之集於亭下呼為喚鐵

内庫中有七寶硯罏一所曲盡其巧每至冬寒硯凍置於罏上硯冰自消不勞置火冬月玄宗常用之

葉法善有一鐵鏡鑒物如水每有疾病以鏡照之盡見腑臟中所滞之物後以藥療之竟至痊瘥

王元寶家有一皮扇子製作甚質每暑月燕客即以此扇置於坐前使新水灑之則颯然風生巡酒之間客有寒色遂命撤去明皇曾命中使取視愛而不釋曰此龍皮扇子也

隱士郭休有一拄杖色如朱漆叩之則有聲每出入遇夜則此杖有光可照十步之内登危涉險未嘗失足

杖之力也

學士蘇頲有一錦文花石鏤為筆架嘗置於硯席間每天欲雨此石架即津出如汗逡巡而雨頲常以此為雨候無差

虢國夫人有夜明枕設於堂中光照一室不假燈燭

岐王有玉鞍一面每至冬月則用之雖天氣嚴寒而此鞍在坐如溫火之氣已上開元天寶遺事

東方朔得西域國玉枝以進武帝帝賜近臣年高者云

病則枝汗死則枝折老聃得之七百年不汗偓佺得之三千年不折洞冥記

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府庫金玉珍寶不可勝言其尤驚異者有青玉九枝燈高七尺五寸下作盤龍以口銜燈燃則鱗甲皆動爛炳若列星盈室復鑄銅人十二枚座皆高二尺列於筵上琴筑笙竽各有所執皆點綴華采儼若生人筵下有二銅管上口高數尺出筵後其一管空一管内有繩大如指一人吹出一人

納繩則琴筑笙竽等皆作與真樂不殊有琴長六尺安十三絃二十六徽用七寶飾之銘曰渥璵之樂有玉笛長二尺三寸六孔吹之則見車馬山林隱隱相次吹息則不復見銘曰昭華之琯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通明人直来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掩心而照之則知病之所在腸胃五臟歴然無礙又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

烽火樹積草池中有珊瑚樹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

有四百六十二條是南越王趙佗所獻號為烽火樹至夜光景常然

余尚書靖慶歷中知桂州境窮僻處有林木延袤數十里每至月盈之夕輒有笛聲發于林中甚清遠土人云聞之已數十年終不詳其何怪也公遣人尋之見其聲自一大栢木中出乃伐取以為枕笛聲如期而發公甚寶惜凡數年公之季弟欲窮其怪命工解視之但見木之文理正如人月下吹笛之像雖善畫者

不能及重以膠合之則不復有聲矣

附江東藏書目録小序

余家學時喜收書然𧢟𧢟屑屑不能舉羣有也壯遊兩都多見載籍然限於力不能舉羣聚也間有殘本不售者往往廉取之故余之書多斷闕闕少者或手自補綴多者幸他日之偶完而未可知也正德戊辰夏六月寓安福里宿痾新起命僮出曝既乃次第于寓樓數年之積與一時長老朋舊所遺歴歴在目顧而樂焉余四方

人也又慮放失是故録而存之各繫所得儻后益焉將以類續入是月六日史官江東陸深識

夫書莫尚於經經聖人之書也後有作焉凡切於經咸得附矣故録經第一

性理之書倡於宋而盛之然經之流亞也故録性理第二

語曰經載道史載事故録史第三

書作于經史間而非經史可附者槩曰古書故録古書

第四

聖轍既逝諸子競馳故録諸子第五

質漸趨華而文集興焉故録文集第六

四詩既刪體裁益衍按厥世代考高下焉故録詩集第

七

山包海匯各適厥用然妍媸錯焉類書之謂也故録類

書第八

紀見聞次時事而掌不在官通謂之史可也故録雜史

第九

山經地志具險易敘貢賦寓王政矣故録諸志第十

聲音之道與天地通而禮樂所由出也故録韻書第十一

不幼教者不懋成不早醫者不速起其道一也故録小學醫藥第十二

方藝伎術故有成書者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故録雜流第十三

聖作物覩一代彰矣宣聖從周遵一統故也特為一録

以次宸章令甲示不敢瀆云目曰制書

儼山外集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儼山外集卷三十二至三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吳　璉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王鳴岡

儼山外集卷三十二

明 陸深 撰

書輯上

前代書家之論著洋洋乎何其備也大抵文過其質寡要約焉予之輯此也擧百代之菁華示一藝之逵轍庶使後來求方圓於規矩將由下學而上達也顧微辭奥義獵取牽聯既已成篇似為已出不幾於掠乎若夫一

章之中畢還衆善則今古迭形難以倫序尤乖櫽括之

體今故會萃諸家首條品目庶幾博洽之士知所由來

云爾雲間陸深子淵題

周禮

史記

西漢書

東漢書

三國志

晉書

南史

北史

隋書

唐書

五代史

宋史

遼史

金史

元史

南唐書

秦李斯筆法

漢蕭何書勢

揚雄法言

訓纂篇

許慎說文

書執

能書録

宋王愔古今文字志目

羊欣古來能書人名

齊王僧虔書賦

論書

筆意賛

梁武帝評書

古賢能書論

朱禹善書人品録

李陽冰論古篆

韋續墨藪

韓方明授筆說

李華論書

盧雋臨池訣

林韞撥鐙序

張彥遠法書要錄

李嗣真書後品

蔡希綜法書論

呂總續書評

孫過庭書譜

釋知果心成頌

釋亞棲論書

韋榮宗論書

南唐李後主書述

後蜀林罕字源偏旁小說

宋太宗評書

歐陽修集古録

評書

蔡襄評書

蘇軾評書

米芾書史

黄庭堅評書

歐陽棐集古目録

呂大臨考古圖

洪适隷釋

續隷釋

趙誠明金石録

姜夔續書譜

徐鍇通釋

張有復古編

薛尚功鐘鼎韻

款識法帖

夏竦古文四聲韻

王子韶字解

桑世昌蘭亭考

俞松續蘭亭考

鄭僑書衡

徽宗評書
宣和書譜
黄伯思東觀餘論
王球嘯堂集古録
王珣篆書正字要畧
釋適之金壺記
陳思書苑菁華
高宗翰墨志

紹興秘閣書畫目

董史宋書録

董逌廣川書跋

鄭昂書史

趙希鵠洞天清録

張邦基墨莊漫録

戴侗六書故

鄭寅包蒙

鄭樵六書畧

金

劉祁歸潛志

張天錫草書韻會

元

吾衍學古編

陳繹曾翰林要訣

杜本書原

字原

周伯琦六書正譌說文字原

陳旅題署書記

袁裒書學纂要

鄭杓衍極

吳文貴書譜

盛熙明法書考

皇朝洪武正韻

陶宗儀書史會要

輟耕録

應在指南歌

述通

夫存教化傳禮樂所以行遠及微功與造化侔者文字是也

依類象形之謂文形聲相益之謂字著於竹帛之謂書書心畫也心畫形君子小人見矣

伏羲命朱襄氏造六書周禮保氏以六書教國子一曰象形二曰指事三曰諧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

假借

夫自蒼頡以降書凡五變曰古文曰籀曰篆曰隸曰草秦滅古文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初以六體書試吏一曰古文二曰竒字三曰篆書四曰隸書五曰繆篆六曰蟲書王莽使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為六書大抵襲漢故惟以孔壁藏書為古文以隸書為佐書以蟲書為鳥書唐六典校書郎

刊正文字其體有五一曰古文廢而不用二曰大篆三曰小篆四曰蟲書五曰隸書張懷瓘以十體斷書一曰古文二曰大篆三曰籒文四曰小篆五曰八分六曰隸書七曰章草八曰行書九曰飛白十曰草書唐元度之十體則曰古文曰大篆曰小篆曰八分曰飛白曰薤葉曰懸針曰垂露曰鳥書曰連珠宋鄭昂論文字之大變有八一曰古文二曰大篆三曰小篆四曰隸書五曰八分六曰行書七曰飛白八曰草書

復有十三體之書曰殳書曰傳信鳥書曰刻符書曰蕭籀曰署書曰鶴頭書曰偃波書曰轉宿書曰蠶書曰芝英書曰氣候直時書小篆之體亦復有八曰鼎小篆曰薤葉曰垂露曰懸針曰纓珞曰柳葉曰剪刀曰外國胡書

伏羲畫八卦而文字昉矣時有龍瑞作龍書神農感嘉禾之瑞作穗書黃帝作雲書蒼頡作古文書而文字盛矣高陽有科斗之書高辛作仙人書或曰堯作龜

書禹作鐘鼎書務光者作倒薤之書周文王之史佚感騶虞而作虎書感鸑鷟赤雀火烏而作烏書感白魚而作魚書史籒為大篆之祖周媒氏作塡書以書男女納采之文保氏以六書教而文字備矣孔子之弟子感麟作麒麟書秋胡之妻作蟲書唐終作蛇書宋景時有轉宿之書戰國僣偽而異體文字興矣有芝英書有鳥跡書欵識書

秦興同天下之書而李斯遂為世宗時則趙高胡毋敬

改省籀篆同謂之小篆程邈所上務趨便捷謂之隸書王次仲分取篆隸之間謂之八分自邈以降謂之秦隸賈魴三倉蔡邕石經諸作謂之漢隸鍾王變體謂之今隸合秦漢謂之古隸庾元威造為散隸羲獻復變新奇别以今隸謂之楷法黄庭樂毅謂之小楷史游解散隸體謂之章草張伯英之法謂之草書衛瓘復采芝法無乎行書謂之藁草羲獻之書謂之今草構結微眇者謂之小草復有所謂遊絲之草宋蔡

褎為飛草謂之散草劉伯昇小變楷法謂之行書兼真謂之真行帶草謂之草行蔡邕所作輕微大字謂之飛白自餘諸體以類生矣

晉元帝為鳳尾諾之書王羲之為龍爪之書齊武帝為花草之書河東山胤為雲霞之書梁孔敬通為反左之書唐韋陟為五雲之書呂向為連緜之書李後主為撮襟之書金錯刀之書宋徽宗瘦金之書陳堯佐堆墨之書

自有書契以來帝王御世忠質文之遞遷其猶諸書乎八卦尚忠也古文尚質也籀尚文也篆則王降而霸矣隸其秦之法令書乎古隸隸之古文也八分隸之籀也楷法隸之篆也飛白八分之流也行楷之行也草楷之走也隸以規為方草則圓其規而六書之道散矣

典通

書者散也散懷抱任情性然後書之若迫於事雖中山

兎毫不能佳也

凡書先黙坐靜思隨意所適言不出口氣不盈息沉密神采如對至尊蔑不善矣

凡書神彩為上形質次之兼之者豈易多得必也心忘於筆手忘於書是謂求之不得考之即彰雖然當復由積習耳

凡書在心正在氣和夫心不正筆則欹斜氣不和書必顛仆故曰陽氣明則華壁立陰氣大則風神生通乎

道也

凡書有五合神怡務閒一合也感物徇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反是則乖矣故曰得時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又曰心不厭精手不忘熟

凡書通即變晉唐名書各變其體以傳世若徒執法終非自立之體也必也旁通點畫之情博究始終之理

夫書執法猶若登陣變通並在腕前文武遣於筆下出

沒須有倚伏開闔藉於陰陽每欲書字豫如下營穩審思之方可落筆且筆者心也墨者手也言者意也故王右軍曰紙者陣也筆者刀矟也墨者鍪甲也水硯者城池也心意者將副也結構者謀畧也颺筆之次吉凶之兆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也

釋通

凡書必資神遇不可以力求也必資心悟不可以目取

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曲日月之類是也

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之類是也

諧聲者以形示意取聲相成江河之類是也更定

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之類是也

轉注者轉其音以注為別字令長之類是也更定

假借者不轉音而借為別用能朋之類是也更定

右六書有子母相生之義有文字相閒之辨象形指事文也會意諧聲字也轉注假借文字俱也象形指

事一也象形別出為指事諧聲轉注一也諧聲別出為轉注二母為會意一子一母為諧聲

夫六書者以象形為本形不可象則屬諸事事不可指則屬諸意意不可會則屬諸聲聲則無不諧矣五不足而後假借生焉

古文者蒼頡觀三才之文博采衆美合而成字即今說文偏旁是也凡五百四十字許慎分居每部之首亦曰科斗書畫文象之科斗今之蝦蟆子是也上古未

有筆墨以竹莛點漆書竹簡上竹硬漆膩畫不能行
故首麤尾細自然成象後人巧擬形狀失本意矣魯
恭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古文尚書等皆科斗文
字滕公石槨之銘叔孫通讀之曰此古文科斗書也
亦曰奇字
大篆者史籀取蒼頡形意損益古文或同或異轉相配
合加之銛利鉤殺為大篆十五篇以其名顯故謂之
籀書以其官名故謂之史書以别小篆故謂之大篆

今之石鼓文是也因而重複之則謂之複篆複篆者
漢武帝以題建章闕云
小篆者李斯省篆籀之文著蒼頡篇九章本曰秦篆世
謂之玉筯篆又謂之八分小篆蓋比籀文十存其八
云
刻符者其形鳥首雲脚用題印璽
蟲書者為蟲鳥之形施於幡信又曰蟲書亦曰傳信鳥
跡書

摹印者屈曲其體施於印章亦曰繆篆

署書者宫殿題署是也蕭何作未央殿成用禿筆題額時謂之蕭籀又題蒼龍白虎二觀此署書之始也按題署之法至唐而人多忌諱矣其點畫分毫末來去各立名字應之以隂陽象之以五行法之以六神屋之大小字之尺寸各有程限察人平生禍福占其喜怒休咎之祥年月遠近之應可考而知古未必然也

殳書者書於殳也殳體八觚隨其埶而書之又曰文記

笏武記殳因而製之銘

隸書者程邈以文牘繁多難於用篆因減小篆取便於隸佐故謂之隸書亦曰佐書秦之權量所刻是也故不為體勢與漢款識篆文相類非有挑法之隸也

八分者王次仲增廣隸書為之蓋起於獄官多事苟趨簡易故無點畫俯仰之勢按蔡琰言臣父八分書割程隸字八分取二分去李小篆二分又曰皆似八字埶有偃波大抵比秦隸則易識比漢隸則類篆以篆

筆作漢隸即得之雖然必有辨焉分之不可爲隸猶

楷之不可爲分也

章草者史游爲急就章一篇解散隸體簡畧書之大抵損隸之規矩存字之梗槩漢俗所尚遂以流傳本草創之義謂之行草取篇名以別今草謂之章草世以爲章帝書者誤矣章草之法必分波磔縱任奔逸字字區別非此特謂之草耳亦猶古隸之生今正書也

行書者正書之小變務從簡易相間流行故謂之行鍾

縣謂之行押初穎川劉德昇因隷法掃地而真幾於拘草幾於放介於兩間者不真不草行書是也

草書者張芝變章草為之字之體勢一筆而成偶有不連而血脈不斷及其連者則氣候映帶通其隔行使動無窮極其姿態所謂約文該思應旨宣言者也

飛白者蔡邕見役人以堊帚成字心有悅焉歸而為飛白之書蓋創法於八分窮微於小篆者也按王隱王愔曰飛白變楷製也王僧虔曰飛白八分之輕者本

是宫殿題署埶既尋丈字宜輕微不滿故曰飛白梁武帝復有白而不飛飛而不白之論又按宋仁宗至和中待詔李唐卿撰飛白三百點以進自謂窮盡物象仁宗特為清浄二字以賜六點竒妙又出三百點之外

鶴頭書彷彿鶴頭漢初詔版所用謂之尺一簡

偃波書狀若連波即詔版下鶴頭纖亂者

蚊脚書字體纖垂有似蚊脚尚書詔版用之

蠶書象蠶

轉宿書象蓮花未開司馬子韋感熒惑退舍而作

芝英書漢武帝時産芝於宣房因以紀瑞

氣候直時書司馬相如采日辰之蟲屈伸其體升降其

執以象四時之氣云又後漢東陽公徐安子捜諸史

籀得十二時書蓋象神形云

剪刀篆韋誕作象形

薤葉篆曹喜本務光之法埀枝濃直以小篆書之

垂露篆點綴輕盈象露之垂喜以書章表

懸針篆字之垂脚勢若針鋒

柳葉篆始於衛瓘

瓔珞篆始於劉德昇觀星象為之

鳳尾諾始於元帝用之批答本於章草字之有尾者

龍爪書羲之遊天台還會稽上洞庭題柱為一飛字有龍爪之形

花草書始於齊武帝覩落英茂木為之

虎爪書王僧虔以擬龍爪加之縈婉兼以稜角有虎爪之勢

反左書庾亮呼為衆中清閒法

連緜書一筆環寫百字若縈髮然

擷襭書不用筆卷帛書之

金錯刀筆勢顫掣

瘦金書筆勢勁逸類薛稷

堆墨書方丈大字

筆論

筆者意也書者骨也力者通也塞者決也

凡書之道要在執筆用筆之法妙在掌指虛之謂掌實之謂指

凡筆運之欲其活也執之欲其緊也執之在手手不知運運之在腕腕不知執嘗以心主難以力求

凡用筆之法拓大指擫中指斂食指拒名指主於實也置筆於指節之外居動靜之際而操之名指拒中小

指拒名習於虛也鉤以食指拒以中指謂之單苞名指拒中小指拒名謂之雙苞

凡用筆之方不在於力用於力則死矣指不入掌何所關焉

凡筆長不過六寸捉管不過三寸真一行二草三懸管聚鋒柔毫外拓左為外右為内

凡用墨濡毫不過三分淺則竭深則敗竭者燥也敗者弱也

凡筆毫欲其長也長之欲其勁也勁之欲其圓也長而不勁不如勿長勁而不圓不如勿勁長之於運也勁之於健也圓之於妍也

凡用筆當如印印泥如錐畫沙如屋漏痕使其藏鋒書乃沈著當其用鋒常欲透紙

夫執筆之法貴淺而病深何也葢筆在指端則掌虛運動適意騰躍頓挫生意在焉筆居指半則掌實如樞不轉制豈自由運動迴旋乃成稜角矣寧望生動哉

凡執筆要在圓暢勿使拘攣其次識法其次布置不慢不越務使合宜其次紙筆精佳其次變通適懷縱舍掣奪咸有規矩五者既備可與論古人矣

指之法十

擫大指下節下端用力欲直如提千鈞

捺食指着中指旁此上二指主力

鈎中指着指尖鈎筆下

揭名指着指外爪肉際揭筆上

抵名指揭筆中指抵住

拒中指鉤筆名指拒定此上二指主轉運

導小指引名指過右

送小指送名指過左此上二指主往來

衂名指上貫下右貫左筆中衂

柔中指下貫上左貫右筆中柔

腕之法三

枕腕以左手枕右手腕

提腕肘着案而虛提手腕

懸腕懸着空中最有力

手之法六

指欲實　掌欲虛　管欲直　心欲懸　執欲淺

筆欲牢

血之法七

字生於墨墨生於水水者字之血也筆尖受水一

點已枯矣水墨皆藏於副毫之内蹲之則水下驻

之則水聚提之則水皆入紙矣捺以匀之搶以殺之過以補之衄以圓之過貴乎疾若飛鳥若驚蛇力到自然毋凝滯毋稜改

蹲七分三折管直心圓

駐七分卧倒水聚

提三分大指下節骨竦水下

捺九分卧滿

過十分疾過

搶各有分數圓蹲直搶偏蹲側搶出鋒空搶
衄三分三搖筆殺力

骨之法二

字之骨大指下節骨是也提之則字中骨健矣縱之則字中骨有轉軸而活絡矣

提大指下節骨下端提尾駐飛小踈動也

縱和大指下節骨下臼蹲首駐捺衄過稍和緩也

筋之法二

字之筋筆鋒是也斷處藏之連處度之

藏首尾蹲搶

度空中打勢飛度筆意

肉之法二

字之肉筆毫是也疎處捺滿密處提飛平處捺滿

險處提飛捺滿則肥提飛則瘦

肥毫端分數足

瘦毫端分數省

管之法五

執管以雙指苞管亦當五指共執

撮管五指共撮管頭大字草書用之書壁尤便

撅管以大指小指倒垂執管撅三指攢之就地書大幅屏幛用之

搶管大指與中三指搶管頭書之側立案左書長幅用之

握管四指中節握管沈著有力書誥勅牓疏用之

林韞撥鐙之法四

推拖撚拽

李後主之法七

擫壓鉤揭抵導送

李華之法二

截拽

按撥者筆管著中指名指尖圓活易轉動也

鐙者馬鐙也筆管直則虎口間如馬鐙也足踏

馬鐙淺則易出入手執筆管淺則易撥動

儼山外集卷三十二